

中外文化要籍影印叢書
遠古文化史

柴爾德著 周進楷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中外文化要籍影印叢書
遠古文化史

柴爾德著 周進楷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1193353

影印出版说明

《远古文化史》作者系英国权威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译者周进楷,校订者周谷城。现据群联出版社 1954 年本影印。

远古文化史

(影印本 1990 年 5 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ISBN 7-5321-0338-2/1·279

定价: 4.20 元

譯者題記

本書原名人類創造了自己 (Man Makes Himself)。人類『創造自己』的過程，除體質上的變化以外，實全部是遠古文化產生與發展之歷史的過程。因此，爲醒目計，譯本改用了現在這個名字。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自己』。現在，本書即是用專門的學識、和通俗的方法，來說明在進化的過程中，人類是怎樣和其他生物分了途的，是怎樣以勞動創造了自己的。

原著者柴爾德教授 (Prof. V. G. Childe) 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爲英國權威史前考古學家，現任倫敦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所長，著作甚多。(其中歐洲文明之曙光，已由莫斯科文學書籍出版局譯成俄文出版。另一小冊工具的故事，是替英國青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寫的，譯者亦已把它譯成中文，改題工具發展小史，交由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出版。) 在本書裏，柴氏強調了兩次史前的『革命』：一是『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另一是『城市革命』。柴氏認爲初期的人類，因生產方式變更，生活上就有了這麼兩次極大的變化，而正因爲這兩次大變化，人類文明，乃得以發揚。故這兩次革命，在歷史上所發生的作用，與十八世紀英國的產業革命，有同樣的重要性。事實上，所謂『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剛好說明了人類由蒙昧時代進入野蠻時代的一段過程，及原始公社制之產生，所謂『城市革命』，剛好說明了人類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一段過程，及奴隸社會之產生。因此，

段落的劃分，剛好與摩爾根（Lewis H. Morgan）古代社會一書中所講的相符。

從考古學來研究氏族社會時代及奴隸制社會時代的文化發展史，這是一本極有參考價值的書。柴氏另有新著二種：一名社會進化論，闡述人類社會由野蠻進入文明之經過，一名歷史論，討論各種人類進化的學說，最後歸結到歷史唯物論。兩者都是從科學的立場出發，來討論人類歷史之發展的規律的，譯者有時間時，也打算把它們翻譯出來，希望能供讀者參考。

譯者翻譯本書時，所依據的原書，是原著者寄贈的思想家叢書本第二版（一九四八年出版），特此述明，并誌謝忱。

譯者一九五四年春，上海。

引言

本書并不打算作爲一本考古學手冊，更不打算作爲一本歷史科學的手冊。它祇是一本普通人所能讀的書，即不會參與專家們所熱烈爭論的瑣屑問題的人所能讀的書。因此，就必須把這類問題忽略過去；而且，還必須把那些專門名詞和外國字去掉，因爲它們雖使史前學一類教科書（包括我自己的在內）科學化了，但却是很難懂的。不過爲了簡化論證和字彙，我勢須犧牲準確性。史前學上的每一個說明，差不多都得加上這麼一句：『就今日現有的證據來說，傾向於這種看法的可能性較多。』因此，在我的大多數說明中，讀者都得插上這一句，或某種類似的保留。我的所有主張，即使加上了這一句，也還是不會被一概接受的；不過，要拿一些與主題無關的詳細論證，來連累正文，那是不可可能的。我還是認爲：所說的事實，就本書的目的言，已足夠正確的了；至於那些可以接受的修正，無論如何，總不至於影響論證。末了，我得聲明：第四章至第七章所根據的，都是對於原來事物與報告的直接研究；第八章所用的，則是附註（譯者按：附註爲關於參考書籍的一些說明，未譯附）中所引那些權威學者的譯文與評論。

紀年說明

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前的那些年代，僅僅是些猜測，舉出的很少。以後的一千年，則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兩地，都流行有幾種紀年系統。在這兩個地區，我都採用了通常所謂短的紀年法；於埃及，我接受了夏爾夫（Scharff）所主張的柏林系統中的那些算法；於美索不達米亞，我依從史密士（Sidney Smith）和富蘭克福（Frankfort）。因此，這裏所用的年代，較布勒斯特（Breasted）、郝爾（Hall）、或庇特（Peet）所用於埃及者，較康特諾（Contenau）或伍列（Woolley）所用於美索不達米亞者，要差二〇〇到四〇〇年。無論採用長的或短的紀年，倘同時應用於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則對於本書中任何論證，所造成的差異都不會很大。兩地區比較的年代是正確的，我非常信得過。

兩地各按其本國紀年家的辦法，把歷史根據政治來分成許多朝代，是頗為方便的。在埃及，也依從了現代辦法，把幾個偉大的時期，命名為古、中、新三個王國。下表將說明這些名詞和年代的用法。所有年代，都用整數。

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紀年表

埃及

美索不達米亞

泰西(Tasian)

巴達利(Badarian)

史前
阿姆拉提(Amratian)

吉爾齊(Gerzean)

色曼尼(Semainian)

亞爾烏貝(al Ubaid)

烏魯克(Uruk)

詹姆德娜薩(Jemdet Nasr)

①

三〇〇〇至
二八〇〇年
第一、二朝

③

二八〇〇至
二五〇〇年
第三朝
第四朝
第五、六朝
(金字塔)
古王國

古
王
朝

三〇〇〇
至
二五〇〇年
②

史前

二五〇〇至
二〇〇〇年 { 第七至十一朝

亞加德朝(薩岡)(Dynasty of Agade(Sargon))

⑪ 一五〇〇至一四〇〇年

烏爾、伊新諸朝(Dynasties of Ur, Isin, etc)

一四〇〇至一三〇〇年

二〇〇〇至 { 第十二朝——中王國

巴比倫第一朝(韓姆拉比)

(Dynasty I of Babylon)(Hammurabi)

一七五〇至 { 第十三至十七朝

⑫ 一三〇〇至一七五〇年

一六〇〇年 (包括海克索)

(Hyksos) 新王國

喀西特朝(Kassite Dynasty)

一七五〇至一一五〇年

一六〇〇至 { 第十八至二十朝

⑬ 布勒斯特把第一朝的創建者美尼斯(Menes)放在三四〇〇年左右,而梅葉(Meyer)則不把他

放在公元前三二〇〇年以後。

⑭ 康特諾把亞加德王薩岡放在二七五〇年左右,伍列則把古王朝的開端放在公元前三四〇〇年

或以前,但他在這裏顯然包括烏魯克的某一部份。至於詹姆德挪薩,似乎極像是和埃及的第

一、二兩朝同時。

⑮ 從這裏起,以後的年代,大家都很同意。

⑯ 現在一般都用新近發現的文書,來證明韓姆拉比之登王位係在一八〇〇年左右。

地理說明

埃及即尼羅河流域，從第一大瀑布起，至地中海爲止。開羅以南的一部份，大體爲上埃及，以北的一部份，爲下埃及。

美索不達米亞即現代的伊拉克，包括：

亞述 (Assyria)——約爲底格里斯河 (Tigris) 與環繞摩蘇爾 (Mosul) 的查布河 (Zab) 之間的三角地帶——及

巴比倫 (Babylonia)——底格里斯及幼發拉底斯 (Euphrates) 兩河之間的薩馬拉 (Samarra) 以南地帶。又分爲：

亞加德 (Akkad) 指狄文尼耶 (Diwaniyeh) 以北，及蘇末 (Sumer) 指該地以南。

目錄

譯者題記

引言

紀年說明

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紀年表

地理說明

第一章 人類史和自然史

第二章 生物進化和文化進步

第三章 時間的尺度

第四章 採集食物者

第五章 新石器時代的革命

第六章 第二次革命的序幕

第七章 城市革命

第八章 人類知識上的革命

第九章 進步的加速與遲滯

一

一四

三三

四三

六〇

九七

一三一

一六九

二一七

插圖目錄

圖一	一五〇〇——一八〇〇年間英國人口估計數圖解	一二
圖二	法國某山洞中遠古藝術家雕刻的古象	一七
圖三	西班牙東南部一幅石器時代繪畫中的射手和弓	五二
圖四	新石器時代的鋤頭	六五
圖五	古代埃及耕田、擠奶和鋤地的情形	一四
圖六	古代蘇末的戰車	一六
圖七	埃及古王國時代的帆船	一九
圖八	各文明發祥地略圖	二八
圖九	一幅古王國墓畫中所見的金匠工場	五六
圖十	『傾斜度』公式的圖解	九六
圖十一	巴比倫田地平面圖	九七
圖十二	一幅從『莫斯科古本』上精摹下來的圖。方位反轉來了，符號譯了出來。	九八

第一章 人類史和自然史

上一世紀，『進步』已被承認是一個事實。商業在擴張，工業的生產力在增加，財富在積累。科學的發見，使得人類對於自然的控制，可有無限進展，從而，更多的生產，也有無窮的可能。日趨高漲的繁榮，和日趨精深的知識，使西方各國到處都充滿了空前未有的樂觀氣息。現在，那種樂觀，受到一下猛烈的打擊了，世界大戰及隨之而來的一些危機，雖在可怕的貧窮中，也製造出了一種顯然貨物過剩的現象，動搖了它的經濟基礎。對於『進步』的實際情形，廣泛地起了疑惑。

要解除他們的疑惑，人們必須請教歷史。但歷史學家本人，也并不是不受他們當時的經濟情狀的影響的。正如布里教授 (Prof. Bray) 所云，進步觀念的本身，就是一件新奇的事，對於中世紀或古代寫歷史的人，完全陌生。今日，在歷史方面，和在自然科學方面一樣，許多年衆望的作家，其作品中，都顯然含有一種悲觀或是神祕的態度。有些，和古代的希臘人與埃及人一樣，很留戀過去一個簡單樸素的『黃金時代』，羅馬教士中的德國『歷史學派』，及其考古學人類學的教師們，則以嗜嗜知識樹的辦法，把中世紀『人類之墮落』的學說復活了起來，并蒙上一層科學名詞的外衣。在英國文化傳播論者的若干作品中，也有類似的看法。另一方面，希特勒及他那些學術上的支持者所竭力公開闡揚的，但在英國和美國有時候却偽裝爲優生學的法西斯哲學，則把進步和同樣不易瞭解的生物進化，混爲一談。

本書的一個目的，即在指出：從一個無偏好的科學立場着眼，歷史仍然是可以肯定進步的信念的，無論在不景氣的時期，或是在十九世紀極度繁榮的時期，全都一樣。但是，要取得必要的科學態度，我們必須準備修正我們對於進步與對於歷史的觀念。科學態度的要義，實即在放棄個人的偏見，和克服一己的愛憎。『科學的功用，即在把許多事實拿來歸類，認識其秩序，及其相關的意義。』對事實作判斷時慣於不受個人情感的影響，便是科學態度。皮爾遜(Karl Pearson)說：『科學家在作判斷時，應力求屏除自己。』科學家有時重視數字與測驗，是與要求採取無私的態度相一致的。測驗的結果，正如李維教授(Prof. Levy)所說：『絲毫不受任何宗教的、倫理的或是社會的偏見之影響。無論你喜歡或不喜歡這頁書上的字，你須得承認這頁的字數是三二一。』

要以這種虛心與客觀的精神來探究歷史，是很不容易的。我們以科學家的身份，不能問歷史道：『我們進步了嗎？以飛機、水電站、毒氣和潛水艇為代表的技術發明之增加，是否構成了進步呢？』這樣提出來的問題，不能有科學的意義。其答案，永無獲得同意的希望。那完全要看發問者的心情如何變幻，他當時的經濟情形如何，甚至健康狀態如何等等以為定。很少有人會得到同樣的結論。

如果你喜歡迅速運動，及由現代動力與照明等設備所提供的超越時空限制的自由時，你會從正面作答。但是，除非你是處在一個享受這些設備的經濟地位上，你不會的；如果你的肺腑充滿了芥子氣，或是你的兒子剛好被一顆炸彈炸成了碎片，你也不會的。如果你對於『尚未完全荒廢的鄉區』存有一種幻想，而無遠遊海外或想夜以繼日地研究之念，則你對於已證明了的進步實況，會發生疑

間，而對於一兩百年以前的『較為平靜的』日子，會引為遺憾地加以追懷的。你會隨便忘却那簡樸生活的可厭之點——那如畫的茅草屋頂上的害蟲，那腐集在鹹水池和野糞堆上的病菌，那伏伺在樹林裏和陋巷中的盜匪和水兵擄募隊。要等你僻處在土耳其斯坦的村子裏之後，你才會改變你的意見的。一個扒手，從他的職業觀點出發，他必定認為電燈、電話和汽車（假如由警察使用）都是退化的表徵，他將為上一世紀那黑暗而狹窄的陋巷惋惜。主張用粗暴方法以示嚴峻的人，必不肯承認停止用刑與廢除當衆懲罰為進步的表徵，而只肯承認其為退步的標誌。

如果僅因為沒有兩個人會必然給相同的答案，就問『我們進步了嗎？』那是不科學的；因個人在觀察上的錯誤，極不易免除。但如問『甚麼叫進步呢？』倒是很正當的，甚至答案也儘可取用科學所正珍視的數式上的東西。可是，現在，進步成了確已發生的事情——歷史的內容。歷史學家的任務，即在從他所面對的一長串複雜事實中，把那些緊要和和有意義的找出來。但是，如果有一根進步的綫索，透過歷史在綿延，要想辨明它，而不斷章取義，則對於歷史所須具備的觀察，必須迥異於我做小學生時代的那些教科書中所表現者。首先，一個遠大的觀察是要緊的。如果單只研究一些短短期間，或是一些有限的地域，則許多各別的事實，可能把基本的型像給蒙蔽住。

至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是如此：英國大多數人都認為歷史就是『英國史』。這歷史從盎格魯撒克遜人甚或諾爾曼人征服這裏開始；因此，所包括的一段時期，至多一千五百年，往往還只有八百年。許多人熟悉另一冊標名『古代史』的歷史，那裏面所講的，是希臘人（或更確切地說，是希臘兩個城市：雅典和斯巴達）和羅馬人的好運。通常所講授的這冊歷史，好像和英國史毫無活的聯繫似

的，一道神祕的鴻溝把它和英國史隔開了。好些人現在覺悟到，這現尚流行的兩種史書，并非真正互不相通與各自獨立的，而實係構成相聯的系列之一小部份。至於以米諾亞人、赫梯人、埃及人與塞末人為中心的這類書籍，至少聽說出現更早。全系列所概括的時期之長，現足有最完整的英國史的四倍。晚近以來，史前史（譯者按：指原始社會史）成了開頭的一冊，已為衆所週知，其探究對象，為無文字記載的諸民族之遭遇，或其某些方面。其所討論的時期，尤重在埃及和巴比倫開始有最初的文字文獻以前。算上史前史，歷史的範圍，就擴大了百倍。我們所研究的期間，超過了五十萬年，而不是渺乎其小的五千年了。同時，人類史也就接合了自然史。歷史通過史前史，眼見着就從生物學、古生物學和地質學等「自然科學」中成長出來了。

歷史因為一直被局限在較短的時期範圍如英國史或古代史之類裏面，所以一些盛衰，起伏，比起任何漫長的進步來，就好像要令人屬目得多。從古代史上，我們學到了雅典、斯巴達和羅馬的「興亡」。但我自問我並沒有十分弄清楚什麼叫「興」，和什麼叫「亡」。公元前六〇〇到四五〇年間的雅典歷史，被視為興，次一世紀，被視為亡；接着來的幾百年，教科書上一起刪掉，想來大概是一個黑暗與死亡的時代。然一注意到亞里斯多德之名極一時，係在公元前三二五年左右，許多最偉大的希臘科學家——醫生、數學家、天文學家和地理學家——的工作，是在「古典的」希臘史所假定的死土上，則又令人茫然。雖說雅典在政治權力方面已經衰微，但希臘文明并未死亡，雅典對於廣大的「希臘化」文化的貢獻，依然存在。至於羅馬之「興」，係以一段這麼的期間為代表：在此期間，第伯河上一列蒙昧的村莊，以免暴甚至欺詐為手段，得成為一個囊括全部地中海盆地、法蘭西、英格

蘭及中歐一大片土地在內的帝國的首都。不過，到後來，這片廣大的領土，都平定了，羅馬給它的臣民取得了兩百年較為和平的日子，爲歐洲前所未有。但是這兩百年，教科書上却小心謹慎地把它刪節了，我們只好想像那是一個「衰微」的時期。

在英國史上，那些興衰，也僅稍爲平淡，或是略爲合理一點而已。伊麗莎白時代之所以爲「黃金時代」，正是因爲英國人擊敗了西班牙人，成了勝利的海盜，首先把些天主教徒拿來處以火刑，而且還獎掖了莎士比亞的戲劇之故。至於十七、十八兩世紀，就比較無光彩些了，儘管前者有牛頓，後者有瓦特來作爲點綴。

事實上，古代史和英國史同傾向於被表現爲純粹的政治史——一種關於國王、政治家、軍人和傳教士的活動，戰爭與虐殺及政治制度與宗教系統之成長的記載。對於每一「時期」的經濟情況，科學發見，或藝術運動等，雖確也偶有隱喻，但那些「時期」，係用朝代或黨派的名字以政治術語來劃分的，那種歷史，很難成爲科學的，那裏面沒有不受偏見影響的比較標準。伊麗莎白時代，根本只在一個英格蘭教會中人的眼裏，才是「黃金時代」；若由一個羅馬天主教徒來看，則焚殺新教徒的那些時期，當然還要好些。這樣的歷史，把它自己限制在絕無希望的境地了。史前史不是這樣的。因爲史前史缺乏一切文字證據，從不能得到其演員的名字，或是詳細弄清楚他們的私生活，就是好些史前史家所要追尋其遊蕩蹤跡的那些民族，也少有留下名字的。

所幸者，由政治史獨佔歷史之名的主張，不久即遭到攻擊。馬克思堅持：在促使歷史變化的諸因素中，應以經濟條件、社會生產力和科學的應用爲最重要。他的唯物史觀，在羅馬克思主義其他